

「時間引力」

近日，「時間引力——2023 成都雙年展」在成都市美術館啟幕。來自二十二個國家及地區的藝術家，攜四百七十六件全類藝術作品參展，作品覆蓋架上繪畫、雕塑、影像、裝置等多種類型，為觀眾帶來一場盛大的視覺盛宴。

圖為藝術家朱小地的作品《城市魔方——廣場文化觸媒》。

中新社

市井萬象



如是我見
彥卓洲

早聞吉州窯，之前並未曾相識。能與吉州窯結緣，還是因為來到吉安縣工作，讓我有幸仔細地讀一讀吉州窯，雖只涉其表，讀得不深不全，但仍被其厚重的歷史和深邃的文化所震撼，覺得很有收穫，被其韻味所迷。

只要走進吉州窯遺址公園，你就可以看到很多的小山包，山包上樹木繁茂。在普通人看來，這些山包與其他地方普通山包並無二樣。在看到山包的同時，你還會發現這裏有很多小水塘，大小不等，形狀各異，深淺不一，池塘邊青苔茂密，看上去與南方鄉村的水塘一模一樣。考證之後，你就會發現，這些水塘的形成卻很有歷史感，它們都是當年吉州窯製作陶器取土作器而成的。我曾經跟別人開玩笑說，這些水塘也應該算是文物了。後來還真是有人告訴我，這些水塘的四址、大小、深淺等都被有關部門登記在冊，納入了文物保護規劃範圍之內，還真可以算是文物了。現存的二十四座山包，也就是我們在吉州窯看見的大小不一、高

回望吉州窯(上)

高低的山包，其實就是吉州窯元末明初斷燒之後遺存下來的二十四座窯包遺址群，形成了當今保存數量最多的民窯古窯遺址群。就是這些山包和水塘，在無聲地記載着吉州窯自晚唐創燒以來直到盛於宋朝而斷燒於元末明初間一千兩百年的陶瓷歲月；漫步在這遺址公園和景區內的古村巷子，腳下踩着古匣鉢鋪就而成的巷道，你便會感受着這古窯的歷史沉重和滄桑；看到考古發掘之後的龍窰遺址，其散落在窯體內的層層疊疊的匣鉢片，我感覺看到了時代更迭變換的場景，一種歷史厚重感油然而生。

不到吉州窯，你可能不知道中國歷史上的眾多郡縣中有一個東昌縣，《東昌志》用「東昌置縣，民聚其地，耕且陶焉」簡簡單單十二個字，就把當時農耕文明及陶瓷文化緊密結合起來的生產生活場景生動地描述出來了。吉州窯所在地永和古鎮的名稱，民間傳說來自於當地鄉村土語「映火」，其發音與官方語言「永和」極為相似，故取名為「永和」，此也是縣志記載的東昌縣城所在地。我們依據《東昌志》記載的東昌縣城的布局圖，依然能在現在



▲宋代吉州窯木葉紋瓷盞。

保存的古村中找到當時縣城的主要街道，並依此復建了坐落在贛江邊的丹砂渡碼頭和永和古街。有史料記載當時吉州窯晚上由於「窯焰竟日夜」「煙火數十家」而窯火通天照亮，也從側面印證了「永和」這一地名取之於「映火」諧音這一說法。再加之東昌古縣城當時號稱「三市六街七十二花街」，其中一條專門從事茅草交易的茅草街，可見當時吉州窯柴火之旺盛，陶瓷生產量之龐大和興旺，也佐證了永和古鎮的今世前生。

開賽之前

「到了巴塞羅那，看一場足球賽吧，否則白來。」Danxi說。

「贊成，買票！」CH附和。

「都買了，申請了會員資格才買到的。」Bob道。他們是真球迷，絞盡腦汁把行程與足球扯上關係。看一場有美斯出場的賽事是他們的心願，我漁翁得利。

那時候美斯還在巴塞。傍晚，比賽前的半小時，諾坎普球場附近的街道上，觀眾往同一個方向聚集，好像巴塞羅那人去看比賽。幾乎都穿美斯那件藍底紅條的十號球衣，球衣是十號，上面寫的名字卻是球迷自己的。只有少數人穿五號和七號球衣。

看一場球賽像去朝聖，又像趕赴一個超級派對。好多球迷是全家出動，哥哥姐姐牽着弟弟妹妹，更小的坐爸爸肩上，或者躺媽媽懷裏，大人邁大步，孩子一路小跑，否則就跟不上，他們簡直慢不下來。

安檢是嚴厲的，不但要防止球迷滋事，還要防恐。隨身物品要寄存，水杯大點都不行。我們的瓶裝水，說體積超標了，要寄存。球場很大，寄存處有一段路要走，一位工作人員不辭勞苦地陪我們去寄存處。

在美斯的塑像前，人們排隊拍照。一個女孩倒在塑像懷裏，讓男朋友給她拍照；一個年輕媽媽帶着兒女站在美斯左右，讓孩子他爸拍照，那明明是一張美斯與老婆孩子的全家福，男士一點醋都不吃。

觀眾席上又是音樂，又是歌聲，又是喊聲，球迷興奮得不得了。

「我們到底是來看球賽還是看演出？」我問。

「兩者都看。」Danxi說。

隨便買一個漢堡或者三文治，食而不知其味地吃兩口，球迷的心思全部在賽場上。啦啦隊是有組織有紀律的正規軍；東喊一聲西喊一聲的散客是游擊隊。觀球賽可看作一種發洩行為，喊出心中偶像的名字，你呼我應，聲勢浩蕩，對球星的崇拜表達在賽場下，更表達在賽場上。

同一個球星，粉絲雖然千千萬萬，但是他們的動機相同，行為相同，着裝相同，喊出的口號相同，舉起的橫幅內容相同。早到場，看到好多與比賽相關的事情。

球星一直生活在鎂光燈下。賽前，他們說過的話，被記者當點播出；賽後，他們的行蹤，被當成即時新聞報道，若有一個小小的跌倒，也讓萬眾心碎。

《巴塞之歌》我也跟着唱起來，這首西班牙加泰羅尼亞語的巴塞隊隊歌，幾乎是全世界球迷共同的歌。「巴塞！巴塞！」近十萬人的歌聲，一定在上空傳了很遠。我彷彿把自己也拉進了球迷圈，諾坎普球場，從此在我心中立體了起來。

蜂蜜·苦蕎·熊瞎子

人與事
宋晨鳴

家在大興安嶺的東北。

爺爺說，山上有蜂蜜，苦蕎和熊瞎子。

苦蕎是栽培引進來東北的。它有很多功效，具體哪些我已經記不大清了。常聽爺爺幹活的時候念叨，苦蕎雖苦，可外面的世界更苦，總叫我別往外跑，言外之意就是拉我一起陪他守林場。一旁的奶奶看見我點頭，直罵爺爺唬小孩子，讓我別聽爺爺的話，自己多往外面跑跑，長長見識。

山上的苦蕎一簇一簇的，開的花是粉白的。偶有雪白的獨株，我是不捨得摘的。爺爺老是「命令」我和他一起上山。掏鳥蛋，到溪邊摸魚是我經常幹的，偶爾幫老爺爺摘點苦蕎，拾些柴火。苦蕎茶在我印象裏是很苦的，像是苦瓜水。但在將茶水嚥下肚的瞬間，會有一絲絲甜涼反饋給舌尖。「苦蕎好，苦蕎好，多喝苦蕎吃得飽。」爺爺沏茶倒水時會在我旁邊嘀咕。

多年來我已習慣了苦蕎的味道。每當在別處喝到苦澀的苦蕎茶，總會不自覺地和家鄉的味道比對，思緒會不自覺地飄回爺孫

二人在後山的光陰片刻，回過神，又會自發感嘆，還是沒有家鄉的好喝。

熊瞎子最喜歡掏蜂巢，挖蜜吃。也許是山林的野花無污染，才能如此吸引人熊。

何為人熊，人熊就是直立起來兩米多高，比爺爺還要高出許多的黑熊。有時爺爺會開玩笑嚇唬我說山上有人熊、大馬猴和狐仙，叫我別亂往山上跑。我一連做了幾天噩夢，夢見我被狐仙拐跑了，早上哭着起來找奶奶。奶奶這時就會給我一杯加了三大鐵勺子蜂蜜的苦蕎茶，喝起來味道甜絲絲的，轉眼間，剛才噩夢的事已經忘得一乾二淨了。後來每當我跟爺爺上山回來，或犯錯被爺爺打紅了屁股，都會有一大杯加了蜂蜜的苦蕎茶在桌子上等着我。

聽村裏的養蜂戶說，今年又減產了。聽說是雄花的花粉出了問題，授粉有點困難。我當時自然不知道是什麼意思，只是覺得，蜜蜂是不是累了，牠們不想幹活了。

有時會陪爺爺上山打打野雞、野鳥、野兔等野味，遇上野豬就是打不成了，打野豬

「甜蜜運氣」

口的高樓大廈之間，滿世界遑遑，僅憑盲撞偶遇，遇到它的概率，或許不比遇到心儀的女孩子更容易。但在香港待久了，就知道野外捕捉雪糕車的「福地」大致在哪裏了（這裏先賣個關子，「福地」稍後再提），還需要候好時間，怎麼也得湊成天時地利人和，此地此刻此人此雪糕車，我還沒摸到規律，也沒辦法摸規律。

不過我好像運氣不錯，在多個地方多次遇到雪糕車。遠遠地聽到小約翰·施特勞斯的《藍色多瑙河》，打眼一望，白底點綴紅藍花的造型獨特的高頂棚車，車身上還用紅色字寫着「雪糕車」「富豪雪糕每日新鮮為你製造」——一定要抓住這個「甜蜜好運」機會買一款。運氣更好時，還會趕上售賣雪糕的小哥恰好又帥又酷，那屬於「買一筒贈一眼」的額外「獎賞」了。

富豪雪糕通常有四種口味：香滑軟雪糕、果仁甜筒、蓮花杯、珍寶橙冰。農曆新年時還會增加一款草莓口味雪糕——以草莓紅寓意吉祥。每個雪糕大小統一，幾十年如一日。

一直以來富豪雪糕車都主打香草口味。為什麼不多做幾種口味呢？因為過去政府對雪糕車有着嚴格的管控，規定每部雪糕車只能安裝一部雪糕機，一個洗手盤以及兩個冰箱。因此，這唯一的香草口味，看似「無奈」，反倒成就了經典。

富豪雪糕口感綿滑、奶味十足，不太

甜也不太淡，味道拿捏得剛剛好。我差不多每週必買，買最多的是果仁甜筒，即使多次「偶遇」，還是不煩，必打卡。不光愛雪糕，也為這個「艷遇」歡喜。買了之後必須盡快吃掉，不然很快就化，蛋筒都托不住。這個融化太快據說是富豪雪糕唯一不足的地方，當然這也說明人家貨料保真實在——雪糕在製作中會加入牛油來增加雪糕的爽滑口感，牛油易融。

我記得剛到香港時，第一次買雪糕是在赤柱大街，九元港幣一個，舉着甜筒以赤柱的明黃色小樓作背景拍照，剛拍兩三張，來不及多擺姿勢，雪糕就開始滴答，速速入口。港人朋友說他們小時候只要五六毫，現在最低九元，最貴十二元，沒有零錢也可以用八達通支付。變的是價格，不變的是味道。後來，銅鑼灣時代廣場、中環天星碼頭或摩天輪廣場、西貢碼頭等地，都數次遇到過，還有尖沙咀鐘樓、旺角朗豪坊等地，這些都是雪糕車經常「出沒」的地方，不分四季，不妨試試運氣。

「人大了方知多麼富有並非最好溶在我手一哭一笑萬貫也買不到」雪糕車已經在香港的街道上遊走了五十多年，陪伴了香港幾代孩童，成了港人的集體記憶之一，也成了曾經漂泊香港的異鄉人深刻的香港記憶之一。這記憶，帶着涼爽香甜的味道。



◀富豪雪糕車遊走於港九新界各地。

作者供圖

啞火，再也打不出來鐵砂了。

爺爺一病不起，奶奶把我送出了大山。縣城的父母見到了許久未見的孩子，喜出望外，又是給我挑衣服，又是給我買玩具。我卻冷不丁地來了一句，想要喝苦蕎茶。「這小孩怎麼這麼怪，人家都吃糖，你愛吃苦的。」媽媽說異道。最終，我如願地喝上了苦蕎茶，卻已不是同一種滋味，也許沒了奶奶的蜂蜜，也許是……

得知了爺爺去世的消息，我已經讀完初中了。自從那次遇到熊瞎子後，爺爺的病就沒好過。這一刻彷彿塵封的匣子又被開啟一般，我和老爺爺在山間玩耍，捕獵的回憶，從腦袋裏不停地翻騰出來。連同回憶一併翻湧而出的也有我眼晴裏的河流。

畢業之後，我再也無心讀書，而是回了小村和大山裏，看看奶奶，也看看爺爺。也許走出村莊去往外面的世界不像熊瞎子那麼可怖，可我為什麼還要回來呢？我自己也說不清楚。這時也許爺爺會說，因為外面的世界比熊瞎子還大，拍人比熊瞎子疼。